

赶考时代

G a n k a o S h i d a i

逢鸿星 著

作家出版社

G a n k a o S h i d a i

赶考时代

逢鸿星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赶考时代/逢鸿星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2. 6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445 - 4

I. ①赶… II. ①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17171 号

赶考时代

作 者: 逢鸿星

责任编辑: 翟婧婧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数: 320 千

印张: 19

版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445 - 4

定价: 2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献给为理想而奋斗的孩子们及普天下的父母们！

目 录

引 子	1
第一章	3
第二章	45
第三章	105
第四章	170
第五章	243
尾 声	291

引子

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，也是阳光普照的季节。

雨，终于停了！久违的太阳又重新回到这连绵数百里的湘西大山。整个大山像是被十几日的连阴雨刚刚洗过一样，显得格外清新。空气中，人们都能闻到野花和泥土的芳香。水雾在阳光的照射下蒸腾着，一抹淡淡的彩虹挂在翠绿的大山之间，洁白的云朵一动不动地挂在天空，山里没有一点儿风。

野花在明媚的阳光下顾盼多姿，滴滴露珠颤巍巍地沾在草叶上，哪怕蝴蝶扇动一下翅膀，那露珠也会轻轻滑落。山涧的小溪“哗啦啦”地流淌着，小溪的两旁开满了金黄金黄的山油菜花，蜜蜂忙碌地采着花蜜。那山油菜花沿着小溪，一直向大山顶部攀爬而去。

湘秀现在做的，是她一生做过的最美好的、最快乐的事情；她将得到的，是她一生得到过的最安宁、最安详的休息。因为她已不再有思想，不再有梦了。当然，痛苦和烦恼也不存在了！她的魂魄早已像叮当作响的银铃声在宇宙飘荡着，是直升天堂还是直下地狱任由命运摆布。祈盼和哥哥跪在那根仅存不到一米高的石柱祭祀台前，给爷爷、妈妈以及那些被深深埋在地下的乡亲们磕着头。一共磕了多少个头，她自己早已数不清，更不知道自己在此跪了多长时间了。

苏畅、诗琪，还有苏正浩，他们一直默默地站在他们的身后，眼泪

“吧嗒吧嗒”地滴落在脚下的山油菜花上，而后又被太阳烤成了蒸汽，向空中四散而去。

祈盼的眼里早已没有了泪水，心里没有了恨。她不知应该诅咒上帝，诅咒人间，还是诅咒谁。

这一天，是祈盼接到中国影视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，对于她来说，历经三年的艺术赶考终于取得了成功，自己的梦想终于可以放飞；然而，人们在她的脸上始终没有找到一丝笑容。

红灿灿的录取通知书、陈旧发黑的沙棘箱、十本带着塑料封皮的旧日记本，还有那串在阳光下散发着亮光的银铃，都整齐地摆放在大石柱上。不远处，一座老坟旁边新添了一座新坟，新坟上也开满了金黄的山油菜花，这里长眠着湘秀、老校长，还有牛背冲的乡亲们。

苏正浩在大宁县一直到帮着祈盼办理完特困大学生贷款后，才带着祈盼和苏畅登上了返回滨江的班机。

诗琪、苏畅和祈盼在机场洒泪相拥道别后，诗琪又走到苏正浩面前，感慨地说道：“再见了，苏老师！您一定要保重身体！谢谢您在这段时间里对我的照顾，谢谢您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生！”苏正浩紧紧握着诗琪的手，眼泪在眼圈里打着转，他说：“诗琪，你过谦了！我也在你身上学到了很多。祝你明年如愿考上研究生，走好人生的赶考路程！”

就在苏正浩他们即将消失在安检门里的那一刹那，诗琪在后面喊道：“苏老师，今天我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人生就是一场赶考，每个人都是一个赶考者？因为有梦想！梦想是赶考者的全部！”

苏正浩斜靠在机舱的舷窗旁，透过几缕淡淡的白云，俯瞰着脚下的九曲长江和美丽山川，感慨万千。他的思绪如起伏的山峦，又如滚滚东逝的长江水……

前排座位上坐着两个和祈盼一样的花季女孩，看上去也就十八九岁。女孩们戴着耳机悠闲地听着MP3里的歌，漫不经心地翻着飞机上的刊物。苏正浩看着身边憔悴的祈盼，心像被针扎一样刺痛。这个年龄的她本应享受阳光雨露般的呵护、家庭的温馨、父母的疼爱，可是她却经历了一个赶考者以及一个时代的全部悲欢！

空姐推着餐饮车过来，苏正浩没有任何胃口，什么也没有要。他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翻腾的云海，赶考以来所发生的事情像放电影一样，在他的眼前闪过……

第一章

—

下课铃响了，苏畅似乎没有听见。

她这两天心情一直很差，进入高三总复习后，连续两次模拟考试成绩都不理想，名次在全班排第四十名左右，全校排二百名以后。下午，学校召开家长会，这已经是进入高三召开的第二次家长会了。上次家长会是姑姑替爸爸来开的，爸爸出差去北京了。这次是班主任田丁老师亲自给爸爸打电话，让爸爸一定来参加家长会……

“苏畅怎么还不走啊？”王欣从门外探进头喊道，“别忘了把书包都拿走，下午家长会老师让把书桌收拾干净！”

苏畅抬头看了看整个教室就剩她和另外一个男生了，她匆匆拿着书包和王欣下楼吃午饭去了。

滨江是东北的一座城市，苏畅就生于斯，长于斯。

滨江的八月，太阳火辣辣的，光照很强，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。这是一个即将进入收获的季节，城外的庄稼进入成熟期，瓜果正在灌浆，各种植物也正在积攒能量。

滨江是东北较大的城市之一，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。滨江河就像一条彩带一样呈S形在市区缓缓流过，沿着远处连绵起伏的长白山支脉，像一条翻滚的巨龙，奔向滨江河的源头——长白山天池。滨江河两岸无疑是

这个城市的风水宝地，巨厦处处，商家林立。滨江河北岸边乃黄金地段，有两处办公大楼，雄伟气派，位于左边的是中共滨江市委，右边的是滨江市人民政府。市委东侧不远处是市人大办公楼；市政府西侧不远处是市政协办公大楼。挨着市人大办公楼的是滨江市地税局大楼，外墙采用的是玻璃幕，三十三层幽蓝的现代化办公大厦可以称得上是滨江市的地标建筑。苏正浩的办公室在二十一层，文科重点学校育才中学就在东边，他每天都通过东侧的窗户俯瞰女儿苏畅就读的校园。上午，苏畅的班主任田丁来电话让他下午去开家长会，苏正浩和所有面临高考的家长一样，为女儿苏畅的成绩、前途担忧。女儿将来往哪个方向发展？将来上哪个学校？成绩怎么能提高上来？他带着一头雾水，怀揣着疑问走进了高三（五）班。

“叔叔您好！您是谁的家长啊？”一个手拿一摞卷子的女学生微笑着问道。

“我是苏畅的爸爸。”他一边看着黑板上“今天你们以学校为荣，明天学校以你们为荣”的板书，一边答道。

“叔叔请坐，这是苏畅的座位。”女学生熟练地拉开椅子让他坐下。

已经有十几位家长到了，都不认识。椅子太小，苏正浩勉强坐在上面。每张桌子上摆着几张第二（次）模拟考试的卷子。苏正浩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。

苏正浩的高中是在县城重点高中读的，那时能考上县重点高中比现在考大学还难。那时家庭条件、教学条件都很差，苏正浩和田丁就是那时的高中同学，苏正浩是班长，田丁是语文课代表。同窗三年，他们俩结成了深厚的友谊。苏正浩高高的个子，健康的黑褐色皮肤，特别像当时热映电影《追捕》里的杜丘，加之他的组织能力、社交能力都特别强，在班级、在学校都有很高的影响力与知名度，人送雅号“杜丘班长”，至今同学见面还喊他“杜丘班长”。田丁从小就斯文内向，但说起话来又有些道理。他语文特别好，出口成章，作文写得很有文采，他创作的诗在全校广为传播。光阴如梭，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。

后来，苏正浩考上财贸大学，学的是财政税收专业，毕业后分回了县城税务局工作，九十年代初又调到滨江市税务局工作。田丁如愿以偿地考入师范大学，他读的是中文专业。在读大学时田丁不断写文章，到毕业时已经是省作家协会会员了。当时滨江市政府要给市领导选几名秘书，学校首推的就是他，可他非要像父母一样当一名辛勤的园丁教书育人，就这样

田丁被分配到滨江重点学校育才中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。有人说他：“脑袋里进水了，脑袋让门弓子给抽了……”可他倒是心安理得，愣是把这枯燥的语文老师工作，弄得有声有色的。他被评为“国家级优秀教师”、“学科带头人”，最近又被评为“全国十杰中青年教师”，成为滨江赫赫有名的人物。他带的毕业班升学率高达97%，省市文科高考状元出了四五个。

“参加家长会的各位家长，请坐好，家长会马上开始了。”黑板旁悬挂的大屏幕液晶电视里，一个身着淡蓝色职业装的女教师正在主持电视会议。这是教学副校长韩丽，苏正浩之前见过她。

近几年来，国家为了减少会议开支，节省时间，很多会议都采用电话会议的形式。苏正浩也参加过大大小小无数次电话会议，但参加家长电话会议这还是第一次。整个教室里没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，而且走廊里还有人站着聆听着会议，可见家长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。看看走廊里站着的奶奶爷爷，他突然感觉脸颊一阵火热发烧，在孩子教育方面他做得太差、太少了。他想起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：“没有时间教育孩子，就意味着没有时间做人。”

电话会议进行了四十分钟，校长首先向家长们通报了今年的招生情况，中间穿插今年与上几个年度的对比，通俗易懂。然后是学校进入总复习的教学安排，着重强调几次模拟考试的重要性，最后校长恳请家长做好学生的后勤保障工作，别给孩子太大压力，配合学校完成学生最后几个月的学习，争取让每个学生都取得好成绩。校长的话入情入理，仿佛是大战之前的总动员，是的，就是决定每个学生命运大战前的总动员。教室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

苏正浩此时感觉到心跳加速，血脉贲张，握着笔的手在不停地抖着，呼吸明显地不匀了。这时一位身着淡黄小花连衣裙的年轻女教师款款地走上了讲台。

“各位家长好！我叫章桦，文章的章，桦树的桦，是田丁老师的助手，是这个班的助理班主任。”章桦老师一边自我介绍着，一边环视着教室里的七十多位家长。接着，她又说：“有的家长在上次的家长会上已经认识了，有的是新认识的。不过没有关系，以后多多沟通吧！”

“下面，请各位家长把桌面上的卷子打开，给各位家长介绍一下这次模拟考试的情况。让各位家长掌握自己孩子目前的学习状况，以及在班级、在全校、在全市乃至在全省的排名。”

章老师像给学生讲课一样，足足给家长们讲了一个半小时。其间，没有一个家长离开。“各位家长，实在抱歉，让各位久等了。我刚给那个班开完家长会，就赶过来了。”田丁一面摘下眼镜，一面擦着脸上的汗说。

苏正浩从来没有听过老同学讲的课，今天，彻底把他这个平时刚愎自用的人折服了。田丁从上了讲台，就从当前的教育体制改革、国内外教育理念的不同、高考的现状等给家长们做了客观的分析；又从家长的角度出发，以自己为例，讲述了这个阶段家长应如何鼓励孩子，如何启发处于青春期的孩子，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孩子的叛逆心理，如何处理好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……最后，他满含深情地说：“各位家长，你们对孩子的期望值有多大，对孩子的支持有多大，对孩子的鼓励有多大，我相信，孩子就能飞多高、飞多远！”

会后，田丁示意苏正浩留下。苏正浩也正好想和老同学好好谈谈，听听这个教育专家给苏畅的建议。

一群家长围着田老师七嘴八舌问这问那，苏正浩只好在一旁耐心地等着。苏正浩看着教室后面的考试排名，不由得对苏畅的学习成绩担心起来。女儿从小就很乖巧懂事，小学到初中都是奶奶爷爷带着，学习也没操过心。重点高中也是自己考上的，可是成绩怎么总上不来呢？

“杜丘班长，你小子怎么这么不关心孩子高考的事啊！”田丁一边拍打着身上的粉笔灰，一边责怪着他。

“啊，你给我打住。当初可是你亲口说的，孩子交给你尽管放宽心。怎么现在说起我来了。”苏正浩转过脸来反驳道。

“杜丘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方便一下。”田丁说着，快步向外走去。

苏正浩猛地一个激灵，才意识到小腹疼得快走不了路了。他赶紧说：“我也去！我也去！”

苏正浩回到教室，田丁正等着他。苏正浩说：“老同学，我知道你现在很忙，苏畅这孩子的事你看怎么办？我听你的。”

“杜丘，我给你打了几次电话，你都忙，也没机会好好聊聊孩子的事，今天才见着你的影儿。”田丁一边说着一边看了看手表。

“走吧，我还有四十分钟的时间，陪我吃碗面条，边吃边聊。”苏正浩一看表快七点了。

路上，田丁告诉苏正浩。苏畅早选择学文科就好了，那样就能目标明确，集中学习了。后来改学文科，语文、外语、数学倒没什么事，影响也

不大。就是文综挺费劲的，历史、地理、政治时事不仅要背记，而且还要通读理解。她正好差一年的课程，所以成绩总是提不上来，按目前的水平，考个省内普通本科院校应该没什么问题，但想上更好点的学校恐怕就困难了，进京就更甭想了。

苏正浩认真地听着，心情越来越沉重。当初，田丁就让他早做决定，他也没太往心里去。总是想，苏畅中考成绩不错，高考也不会太差了吧。北大、清华不行，考进北京读大学应该差不多。单位同事也都认为，苏畅考进北京那是正常的事。

以往的自信，苏正浩已经荡然无存了。

学校西侧滨江广场，有一家学府面馆味道正宗，苏正浩要了一盘凉拌面，没有心情更没有食欲，田丁要了一碗东坡排骨面，又添了四个小菜。

等面的时候，田丁突然问：“老苏，你想没想过曲线救国啊？”

“曲线救国？什么意思啊？”苏正浩一头雾水地问。

“你研究没研究过特长招生、自主招生、保送招生啊？”田丁把一粒水煮花生米送进了嘴里。

“没有啊，我也不懂啊！现在高考怎么这么多讲究啊？我们考学的时候连家长会都没开过。”

这时，一个店老板模样的女人把面端了上来。“田老师，我是王闯的妈妈。欢迎来小店，今天的面我请了。”田丁连忙说：“谢谢！不用！不用了。”

“田老师，我们全家感谢您还来不及啊。这段时间王闯的成绩提高得特别快，文科算是选对了，这次考到了第五名。”女老板笑呵呵地走了。

望着女老板的背影，苏正浩的面再也吃不下去了。

“杜丘班长，现在流行一种说法：当今考大学不光是考学生，更主要是考家长。不仅考家长的人脉关系，还要考家长的经济实力。”田丁喝完最后一口汤说。

送田丁回学校的路上，他告诉苏正浩，现在努力还来得及，主动研究办法，总会有路子的，并答应帮助研究个好路子、好方案，他鼓励苏正浩说：“只要我们努力，一定能帮苏畅找到个好出路。”

二

望着田丁走进学校的背影，苏正浩心中一片茫然。盛夏的夜晚，令人烦躁不安。吃过晚饭的人们三三两两来到河边散步。苏正浩沿着河边的花廊漫无目的地走着。

“先生，放个许愿灯吧，把心愿写上，很灵的。”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拿着一摞红色的许愿灯，向苏正浩推销着。

许愿灯，也叫孔明灯，是用一种红色无纺布加工而成的。孔明灯是运用了热气球的原理。它的形状像倒过来的米斗，两端是三角形，也有呈八角形的，上面大，下面小，高约七十厘米；底部用圆形细铁丝固定，正中间圆心处用三根细铁丝，托着一个五厘米的小铁碗，用来放固体酒精或小蜡烛。

相传，三国时期，蜀国的军师诸葛亮，就是用这种灯在夜间传递战场信息的。后来，蜀国的百姓为了怀念诸葛孔明，每逢节日，家家都做孔明灯，用放灯的方式来祈福。

现在，聪明的商家把孔明灯改制为许愿灯，经过改造后的孔明灯，能飞得更高更远。只要天气好，夜晚的滨江上，总能看到红红的许愿灯。热爱生活的滨江人，早已接受了这源自巴蜀的文化。这时，已有十几盏灯在江上徐徐升空了，隐约能看到用粗碳素笔写着的祈福者的名字。

“多少钱一个啊？”苏正浩问道。

“十块钱一个，您放两个，就收您十六吧。我刚来，还没有开张呢。”女孩热情地说。

“为什么要放两个啊？”

“您可以替别人放一个啊。”

“替别人放灵吗？”

“灵啊！很灵的。您可以把祈福者的名字写上，很多人都是替亲人朋友放的。”

女孩又说：“我去年高考前，就来这儿许愿放的灯。可准了！”

“好！我也放这孔明灯。”苏正浩的兴趣被点燃。

女孩非常熟练地把灯撑起，拿出一支碳素笔递给了苏正浩，麻利地将固体酒精块放在小铁碗里，又从兜里拿出一个很长的点火锅专用打火机。女孩手脚麻利，一看就十分熟练。

苏正浩在女孩的指导下，点燃了固体酒精。女孩帮助他把灯举起，过了一会儿，灯里充满了热气，灯也缓缓地向上升起。

接着，苏正浩又把第二个灯送上了天空。不过，两个灯写的都是苏畅的名字，都是为女儿祈福的。

远去的孔明灯，带着对女儿的祈福祝愿飞走了，仿佛把苏正浩以往的自信和今天的郁闷也一同捎走了。

女孩告诉苏正浩，她家住在滨江市的外县。从小就特别喜欢服装设计，去年考入了东北一所大学的服装设计专业。因为学校是第一年开设这个专业，她就幸运地赶上了。今晚没有课，出来勤工俭学。女孩还说，如果省内没有这个专业，她就一定要考外省有这个专业的大学，她的理想不能改。

女孩的话对苏正浩触动很大，女儿苏畅的理想又是什么呢？自己从来没有和女儿谈过，当然无从知晓。

这时，从广场天主教堂的塔尖上，传来十响钟声。

女儿苏畅下晚自习了，苏正浩从没接送过女儿上下学。今晚，他要接女儿放学，要尽父亲的义务。

苏正浩拿出二十元钱给了女孩，并告诉女孩不用找零了。

“谢谢叔叔！再见！”女孩礼貌地回答。

学校门前，停满了各种豪华轿车，站满了前来接孩子的家长。女孩清脆的声音一直在苏正浩耳边响着：“叔叔！别忘了，您许的愿望实现了，一定要回来放还愿灯！”

苏正浩感到十分内疚，内疚得让他感到一阵心痛……

苏畅这几天又恢复了往日的快乐，第二次模拟考试带来的郁闷已荡然无存。

家长会那天晚上，爸爸来接她放学。这让她又惊又喜，惊的是自己没考好，爸爸是不是要很严厉地批评她啊？喜的是爸爸第一次来接她，她也可以像其他同学那样，挽着爸爸的胳膊，一同回家了。令她意外的是，爸爸不但一句也没有说她，反而对她改学文科以来的进步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。回家的路上，爸爸一手提着她的书包，一手挽着她的肩。

此时的苏畅感到无比的温馨、无比的幸福！这温馨和这幸福，在奶奶

爷爷身上感受过，也在姑姑身上感受过。但都和今晚的感觉不一样，对，的确不一样。今晚的温馨幸福里，带着父爱，带着浓浓的甜味。

苏畅的爸爸妈妈离婚时，她才三岁，打那以后，妈妈从来没有回来看过她。爸爸由县城调到滨江市工作后，工作更忙，很少有时间照顾女儿。她从小就跟着奶奶爷爷生活，上幼儿园时都是爷爷接送。两个姑姑对她特别好，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姑姑给做，特别漂亮的那种，让其他小朋友都很羡慕。

苏畅从小就很自立，特别爱干净。学习一直都特别好，在全学校一直都是前十名。小学毕业后，爸爸把她接到滨江市重点初中来读书。从小她就渴望在爸爸身边，但她也很惧怕爸爸，因为爸爸太严肃了，很少能看到爸爸的笑容。就这样，苏畅离开了奶奶爷爷，回到了爸爸的身边。

刚上初中的一天夜里，她得了急性阑尾炎，爸爸到外地出差，刚刚踏进家门，听完她说的情况，背起她就往医院跑。汗水顺着爸爸的脸不停地流着，她的衣服也被浸湿了。就在手术室的门关上的那一刻，她感到爸爸不可怕了，而且还特别地亲切、特别高大。她止住了自己的眼泪，坚强地向爸爸做了一个V字形手势。

当她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十点了。爸爸正用热毛巾擦着她的手。爸爸的眼睛红红的，黑黑的胡子一夜之间长满了他的两腮，看得出来爸爸疲惫极了。看到女儿醒了，他十分高兴，那场景时常在苏畅的脑海中浮现。苏畅的奶奶、爷爷、大姑、二姑、大伯、大哥、小哥全家都来了。她感到温暖幸福，但那时的感觉和今天比起来，还是缺少了这股浓浓的甜味。

家长会那天晚上，苏畅和爸爸走得很慢。不到一公里的路程，父女俩走了一个小时。爸爸第一次像朋友一样和女儿谈论着人生，谈论着理想。爸爸还问她有没有喜欢过哪个男孩子，说得苏畅脸红红的，幸亏是晚上。最后谈论到如何选择将来的专业，如何定位自己的人生，毕业后从事什么职业。上楼时，爸爸和她约定这几天都好好想想，到底要考哪个学校，考哪个专业。苏畅那天夜里失眠了。爸爸也失眠了，因为爸爸书房里的灯亮了一夜。

苏畅这几天学习劲头特别足，一直困扰自己的几个难题都解决了。就拿地理说吧，以前什么是黄赤交角、太阳直射点与节气之间的关系、季风与洋流的关系、什么是热岛效应、二氧化碳排放与全球变暖的关系，她都似懂非懂。现在不仅弄懂了，还可以辅导别的同学了。地理老师还在课堂

上表扬了她。

第四节课下课时，助理班主任章桦老师来班级通知：凡参加国家二级运动员体育加试的学生，本周五早晨七点半，准时到省体育局训练中心门前集合，务必带上本人身份证和省招生委员会发的体育加试准考证。章老师还再三叮嘱：一要带好考试的必备证件；二要准时，不要迟到；三要特别注意安全。苏畅他们班一共有六名同学被学校推荐参加体育加试：校篮球队前锋班级体育委员秦刚、校篮球队长冯明扬都是滨江市中学生篮球队的主力，秦刚一米八三，冯明扬一米八九，滨江中学生篮球队是全省中学生锦标赛的冠军得主。还有一个男生叫王闯，平时从没看过他参加体育活动，就是为了高考时体育能加分，他爸安排他混进了校排球队，还像回事似的，弄了套运动服穿着，不过是名替补队员，一次比赛也没上过场。一切不过是为了高考时能体育加分。另外，还有三个女同学，家长找到了相关部门，给校长施加压力，要求学校推荐为体育特长生，至于能不能获得资格，就不干学校的事了。弄得校长、老师哭笑不得。

后来，苏畅才弄明白，为什么有能力的家长都让自己的孩子拿国家二级运动员体育资格了，能拿到资格，在高考成绩的基础上就能追加十分，十分啊！

晚饭的时候，苏畅刚走进食堂，张好迎面走出来说道：“苏畅我们来晚了，没有饭了。”苏畅不甘心地向餐厅里面张望，果然空荡荡的，就剩下几个学生在那里洗碗。

“我们去学府面馆吃凉拌面吧，天太热了，别的也吃不下。”张好拉着苏畅的手说道。

张好是苏畅他们班的学习委员，入高中以来学习成绩很稳定，一直保持在全校二十名以内。苏畅她们俩初中就是同学，关系特别要好。

路上，张好告诉苏畅，刚才章老师把她找去了。

张好神秘地问：“苏畅你猜，老师找我干吗？”

“我哪能猜到啊，我又不是诸葛亮。”苏畅看着张好疑惑地说道。

“你使劲猜，猜到今晚我请你，不用AA制了。”张好说。

“算了，还是AA制吧，我可不费那脑细胞。”苏畅说。

张好看到学府面馆里有几个学生在吃面，就没有马上进去。她把苏畅拉到一边说：“告诉你吧，章老师说让我把三好学生让出去，说是学校的意思。还说让出去对我没有任何损失，因为我高一参加全国数学奥赛获得

二等奖，高考能追加十五分。如果再把省级三好学生给我就等于浪费了一个加分的名额，真是岂有此理。”

苏畅疑惑地问：“三好学生是全班同学评出来的啊！再说上周就公布了，怎么还能让来让去的啊？”

“说的就是啊，章老师还说，就算我拿了三好学生也不能多加分了，就是个荣誉问题。”张好说。

“那章老师没说让你把三好学生让给谁啊？”苏畅问道。

“我听章老师和田老师谈话，好像是要给咱们班的高翰林。他爸爸是滨江市财政局长，管着学校的花钱。他进重点学校又进重点班一分钱也没花。章老师和田老师说校长也挺为难的，高翰林他爸爸已经找了校长几次了。田老师还和章老师说这件事办不好，高翰林他爸就把学校收学生的择校费、择班费都收缴到财政，让学校没有资金。田老师和章老师都很生气，他们俩也没办法，校长把任务死压给他们俩了。”那几个吃面的学生出来了，张好也不说了。

“进去吧，赶紧吃面！”苏畅推着张好走进了面馆。

点完了面，苏畅又忍不住好奇地问：“那你怎么回答的啊？到底同没同意啊？”

“我说，回家问问我爸再说。”张好一边用餐巾纸擦着桌子一边摇头说。

“章老师再三嘱咐我，不能对外人说，特别是不能对班级同学说。只要我同意把三好学生的名字换上高翰林的，往省里一报，他高考就能多加十五分，别人是不会知道的。”苏畅觉得张好还有什么话没说出来。

面上来了，两个人默默地吃着凉拌面，谁也没再说话。

吃完了面，苏畅付了面钱，一共十六块，张好要把她那份钱给苏畅。苏畅说什么也没要，上次吃煎粉还是张好花的钱呢。不过，她们俩都觉得今天的面比往日的面要硬些，不好消化。的确是硬了点，她们毕竟还是孩子。

紧张的学习，飞逝的时间，转眼一周过去了。星期一，苏畅刚刚踏进教室，就觉得气氛不对。同学们都围着秦刚七嘴八舌地议论。原来，班级六个去考试的同学，有四个通过了考试，王闯那样的都通过了，据说成绩还不错。三个女生以各种方式竟然通过了两个，通过率之高可想而知。秦刚这个专业搞体育的却愣是没通过。田老师和体育老师都被弄糊涂了，学